

東華續錄

臣王先謙敬編

乾隆九十

周潤蕃恭校

秋七月辛卯諭李侍堯奏雲南巡撫裴宗錫病勢沈重醫治不痊於六月二十三日身故等語裴宗錫簡用巡撫以來辦事實心足資倚任昨據李侍堯奏伊患病情形降旨令其解任調理以冀速痊今聞溘逝殊堪軒惜所有應得卹典著該部察例具奏尋予祭○以孫士毅爲雲南巡撫由布政使遷○癸巳兩江總督薩載署江南河道總督李奉翰奏江南外河廳屬清口東西壩爲全河關鍵乾隆四十一年督臣高晉請將西壩基址移下一百六十丈俾清水出口下注有力惟西壩迤外舊黃河內存有清水內外相連湖水出口至此散漫少力上年復蒙指示於西壩迤下接築束水院一

道俾清水直注歸海但查清口外河面寬闊當水勢浩瀚時堤工頗爲受險每年鑲掃所費不貲而清口壩外至陶莊新河尾清黃交匯處河身寬長湖水至此力亦紓緩應請將東西壩再移下二百九十丈於惠濟祠前建築則束水堤不致受險湖水亦出口益暢抵黃更必得力擬於收束壩工時乘機移建將壩基兩頭各放長三四十丈如鐵心壩式兩邊鑲掃中心填土俾得經久中間用料接築較之全用柴料亦多節省得旨細覽繪圖正合形勢自當乘時爲之○乙未以福明安爲雲南布政使由甘肅寧夏道遷○壬寅諭熊學鵬平日辦事尙屬認眞其在廣西巡撫任內審擬奏廷基一案定罪後不行監禁致該犯乘閒自縊實屬袒徇罪無可辭念其係上司總轄不至如廣德黃邦甯敢於欺蔽舞弊是以僅降旨革職令往四川辦理軍需報銷效力贖罪茲報銷事竣數年來亦頗

知出力因令回京候旨但見在患病著加恩賞給二品職銜回籍  
調理似痊愈後再行來京候旨○癸卯孔傳柯因老休致以劉溥  
爲江甯布政使○以浦霖爲陝西按察使湖南南光遠遷○乙巳諭據

王亶望等奏請裁浙省商籍學額一摺雖應交部議但思浙省商  
籍與長蘆山東情形不同該省人文本盛應試人多本地之人借  
商籍登進者十居七八其中人才輩出頗有用至大僚者是浙省  
商籍卽仁錢士子進身之一途朕所素知若一但全行裁汰名爲  
嚴覈商籍童生實則暗減杭城學額寒畯不免有向隅之歎況商  
籍之所以清釐者原圖該省地方官或私令子弟至親冒名入籍  
以冀俾進實爲積弊不可不嚴查究致此外如實係冒濫者有犯  
必懲其餘則不必因噎廢食豫半罷禁朕從不爲已甚之事何必  
獨於此加嚴以抑士氣乎且浙省商籍學額相沿已久向亦未聞

其有弊竟可無事更張朕以爲浙省商籍學額自可仍舊辦理但令該撫等隨時查察勿使有倖濫等弊足矣著九卿一併議奏以爲何如諭軍機大臣等據王亶望等奏請裁汰商籍學額已批交該部矣繼看伊等另摺陳請於來春南巡時特降恩諭將裁去商籍五十名之額卽在於杭府仁錢三學酌廣額數以爲定例等語雖屬調劑之見但浙省商籍卽仁錢士子進身之一途與長蘆山東別省寄籍者迥異若全行裁汰則寒畯少一登進之階卽或於明歲加恩廣額是旋裁旋復幾同朝三暮四之權術朕所不屑爲也況今距南巡時尚有半載士子不知將來廣額之恩止知見在減額之事能保無寒酸向隅生心觖望乎若該撫等早露消息是以措詞若因浙江而並廣江南又屬不成事體是以特降諭旨欲

將浙省商籍學額照舊辦理較伊等所請不動聲色尤爲妥善將此諭令三寶等知之所請加恩另摺仍著發還

八月壬子朔諭我國家開基定鼎統壹寰區蒙古四十九旗及外扎薩克喀爾喀各部咸備藩衛世萬忠貞中外一家遠邇前古在太祖太宗時其抒誠效順建立豐功者固不乏人而皇祖皇考及朕御極以來蒙古王公等之宣勳奏績著有崇勳者亦指不勝屈因念伊等各有軍功事實若不爲之追勗成勞哀輯傳示非獎勵歟而昭來許之道著交國史館會同理藩院將各蒙古扎薩克事績譜系詳悉採訂以一部落爲一表傳其有事實顯著之王公等卽於部落表傳後每人立一專傳則凡建功之端委傳派之親疏皆可按籍而稽昭垂奕世該總裁大臣等卽選派纂修各員鼎慎編輯以清漢蒙古三體字合繕成帙陸續進呈候朕

閱定成書後即同宗室王公功績表傳以漢字錄入四庫全書用垂久遠其各部落並將其所部之表傳專傳以三體合書頒給一冊俾其子孫益知觀感奮勵朕推恩念舊至意○甲寅諭近來凡有諭旨兼蒙古文者必經朕親加改正方可頒發而以理藩院所擬原稟示蒙古王公等多不能解緣繙譯人員未能諳習蒙古語就虛文寶字敷愆成篇遂致不相吻合又如從前德通所繙清文阿岱閱之往往不能盡曉夫阿岱素精國語無不備知其所以不曉德通之清文者非阿岱不通清語乃由德通拘泥漢字文義牽綴爲文於國語神理全未體會是歧清語與清文而二之無怪其相背也則蒙古王公等之不解理院瀋之蒙古文其義亦然總由國朝定鼎至今百有餘年八旗滿洲蒙古子弟自其祖父生長京城不但蒙古語不能兼通即滿洲語亦日漸遺忘又復憚於學

習朕屢經訓飭而率教者無幾固由習俗所移亦其人之不肯念本向上耳朕因絜矩而思之非特此也即如制義所以代聖賢立言雖古今時會不同而中國語言相沿未改無難會意追求乃今之所爲時文朕覽之多不能解朕雖不喜作時文然向在書齋中於明季及國初名家大家之文亦曾誦習其中如歸有光黃庭耀純乎古文讀之心喜餘亦理精義正足供玩味奈何今之作者相戾若此至於文體之變固不始於今時曩者魏晉六朝習尚浮靡斯文極敝韓愈出而起衰八代約六經之旨以成文人見之轉以爲怪故其書曰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及示人必以爲好小慚者爲之小好大慚者卽以爲大好是文士趨向之壞在韓愈時且然何況今之距唐又將千載乎夫文風遞降說者每以比之江河日下然聽其流而不返日甚一日伊於何底昔韓愈尙思回狂瀾

於既倒矧有移風易俗之責者乎文以明道宜以清真雅正爲宗朕曾屢降諭旨諄諄訓誡無如聽之藐藐恬不爲怪讀書人於此理尚不能喻安望他日之備國家任使乎大抵近來習制義者止圖速化而不循正軌每以經籍束之高閣卽先正名作亦不暇究心惟取庸陋墨卷勦襲撮拾其浮詞而全無精義師以是教弟以是學舉子以是爲揣摩試官卽以是爲去取且今日之舉子卽異日之試官不知翻然悔悟豈獨文風日敝卽士習亦不可問矣嗣後作文者務宜沈潛經義體認儒先傳說闡發聖賢精蘊務去陳言辭達理舉以範合於古人立言之道慎毋掉以輕心試官閱卷亦當嚴爲甄別一切膚詞爛調槩濱不錄庶幾共知謹凜文化蒸蒸日上以副朕崇雅黜華之至意其繙譯清文蒙古文亦當實力講求勿仍陋習此旨著頒示貢院暨各省學政及繙書房理藩

院各書一通揭之堂楣俾皆觸目儆心欽承毋忽並諭中外知之  
○己未展築永定河新北隄○庚申調徐嗣曾爲雲南按察使汪  
圻爲安徽按察使○丁卯頒世宗憲皇帝第一道訓飭士子碑  
文於國子監及各直省學○戊辰上自避暑山巡幸木蘭行

圍○己巳諭前因江浙督撫等以兩省臣民望幸奏請巡閱河工  
海塘已降旨允於庚子春正月諭吉南巡至所稱明歲爲朕七旬  
萬壽欲就近申祝則斷乎不可業經宣諭飭禁蓋朕本意原以庚  
子爲朕七旬誕辰辛丑卽聖母九旬萬壽連歲疊逢大慶中外  
贍歎自可聽其抒誠祝嘏今旣不能遂朕初願朕復何心爲己  
稱慶惟念士民想望恩澤積有歲年因詔開鄉會恩科並輪免各  
省漕糧一周以洽羣憫明年南巡回鑾後俟北郊禮成卽啟程  
幸避暑山莊駐蹕八月慶辰一切仍照常年例行若在京受賀惟

恐轉多損觸遂至山莊以避之至於西藏班禪額爾德尼豫請觀  
祝賀屬吉祥盛事是以允其前來卽令於山莊瞻謁俾從其便朕  
並非因其稱祝先期往就之也恐內外臣工尙未能深喻朕意仍  
有以慶典爲請者非惟不能博朕之悅適以增朕之懷又豈臣子  
愛敬之道乎俟朕八旬大慶則當聽從諸臣稱祝此次不必允行  
又前屆朕六旬萬壽時古北口熱河兩處曾有點綴段落鑄綵之  
類本屬朕所不取明年尤當嚴禁將此再行通諭知之○諭軍機  
大臣等向來各部院奏事摺於案情敘畢空一格書寫看語而外  
省督撫奏摺於敘案畢卽接寫看語殊覺頭緒不清著傳諭各督  
撫嗣後奏摺凡看語俱空一格繪寫以清眉目○壬申諭見在御  
前大臣較少和珅著在御前大臣上學習行走○乙亥 審壽宮  
成○丁丑諭軍機大臣等諭據李侍堯奏滇省墮欠鹽課一案查

係從前各屬承辦軍需將應解鹽款混行那借及至領出軍需銀兩並不歸還鹽款以致虧缺積歲增多但事歷多年官非一手其閒情節輕重殊難分晰允當若徒以一參了事而追賠延宕累月經年於課款終無實濟因思課款虧懸由於鹽斤無著遂因爲勒定限期如果於今歲奏銷之前尙敢絲毫短絀不問人數多寡定卽嚴參從重治罪見任各員各向井鼃收買餘鹽趕煎趨補半年之內鹽斤業已足數等語所奏可嘉已於摺內批示矣滇省墮欠鹽款積弊相仍厯久未能釐剔今李侍堯察其致弊之由勒限趕辦不越半年而應存鹽數業已顆粒無虧可見事在人爲果能實心查辦積弊自卽肅清該督旣屬能事又復實心宜其立見成效也至所稱此案年久弊深咎非一任請槩免其參究所見亦是從前那借各員及該管上司歷年已久物故者多旣難查其始於何

任若徒挨查月日責令賠償亦屬有名無實與其追究已往徒謬  
之空言自不若整飭將來使不蹈覆轍從此年清年款不令絲毫  
虧欠鹽務自日有起色且該督既查明積弊原委和盤托出不敢  
稍存隱飾前將難辦之故據實陳明不敢稍涉顧憚更非沽名邀  
譽如此方深得古大臣公正之道李侍堯係尚書李元亮之子本  
屬世家且見其頗有才幹遂由熱河副都統改授侍郎旋卽用爲  
將軍總督並歷內部尙書閱歷日深在封疆中實爲傑出遂卽簡  
畀綸扉原屬素所倚任之人然不意其經理得宜以數十年之積  
弊一旦而廓清之萬妥萬全並非擬議之所及也總由上蒼篤生  
此公正體國之賢臣以資治理朕覽摺嘉慰之餘實深喜悅特賞  
上用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兩對用昭褒獎

九月壬午朔諭嗣後凡監督有半年接替者俟滿一年更換○癸

未諭昨降旨以內外扎薩克自 皇祖 皇考及朕卽位以來服勤勉力勳猷卓越者甚多交國史館會同理藩院追溯伊等從前勞績編纂表傳以垂永久茲念各城回人自投誠以來宣力軍前封受王貝勒貝子公爵者亦有其人宜一體加恩編纂表傳著交該院查其內實心效力立有軍功者會同國史館照蒙古王公編纂表傳以示朕一體矜恤回部臣僕之意○甲申鑄部庫銀一百萬兩解河南儀封等州縣被水處備用○戊子免陝西延安等府州屬二十六年至三十七年民欠常平倉穀○己丑 上駐蹕避暑山莊○甲午 上自避暑山莊回鑾○戊戌賞原任大學士劉勳統之孫鑑之舉人一體會試命原任尚書王際望之子內閣中書朝梧一體會試○庚子 上還京師○壬寅以福崧爲甘肅按

察使由四川道遷

冬十月辛亥朔諭明春巡幸江浙照舊例江浙二省各截留漕糧  
十萬石於水陸駐蹕地方平糴○壬子以莊存與爲禮部右侍郎  
○以海成瑪興阿俱爲內閣學士海成由哈喇沙爾辦事大臣瑪興阿由太僕寺卿達○乙  
卯 上幸 皇八子儀郡王永璇第○丙辰諭臺灣道府期滿調  
回者卽與遴調之員對調著爲令○己未 上幸 皇十五子所  
○壬戌免陝西延安等三府州屬二十年至三十七年民欠社倉  
穀○乙丑 上幸 皇次孫定郡王縣恩第○丙寅諭前日句到  
湖廣省秋審人犯內有王成砍殺江文珍等一家六命其子王喜  
娃應行緣坐年僅十歲今日句到山東省秋審人犯內有馮吉殺  
死馮文輝一家六命其子馮大甫年僅六歲馮二甫年僅二歲刑  
部俱擬入情實應斬本屬例所宜然王成馮吉兇惡性成砍殺一  
家六命慘毒已極卽將伊全家抵死僅足相償實爲情真罪當而

刑部定例將殺六命之已絕嗣者其子均擬斬決尚未絕嗣者擬斬監候而於緣坐者之年歲未爲區別因念二犯緣坐之子犯事時年僅數歲尚在童稚無知若槩予駢誅究覺不忍予句此卽朕之姑息然仰體上天好生之心毋甯失之厚耳惟是此等兒孽留其喘息已屬法外之仁若伊等長成後或遇赦減等釋宥仍聽婚配俾有遺孽將何以昭示平允並何以慰死者之心嗣後遇有此等兇犯緣坐之子年在十一歲以上者仍照見行之例辦理如在十歲以下者著間擬斬監候永遠監禁雖遇赦不准減釋令其老死固固庶於準情之中仍不廢法所有此次未句之王喜桂馮大甫馮二甫卽照此例行著爲令將此通諭內外問刑衙門知之○戊辰諭因謀奪產業爭繼釀命者均不准其繼立應聽族戶另行議立著爲令○庚午補行冊封順嬪鈕祜祿氏爲順妃貴人鉦

祐祿氏爲誠嬪伊爾根覺羅氏爲循嬪

十一月丙戌諭朕自踐阼以來恭遇郊壇大祀一切儀文典禮悉本誠格之心敬謹將事以期昭格歷四十四年如一日弗敢稍有懈弛惟是越歲庚子朕春秋已屆七旬雖自信精力如舊凡升降拜獻尙可弗愆於儀但迎神進爵儀典繁重若各壇位前俱仍親詣轉恐渴疲生憲於精意或有未孚非所以展精禋而答鴻貺也因思正位上香獻爵朕必當躬晉申虔至列祖

列宗配位前上香朕仍親致其獻帛爵諸禮著自今年冬至南郊爲始令諸皇子代陳邇年郊壇大典命諸皇子敬侍觀禮卽所以豫教之也庶朕稍節起跪之勞一心得專於裸薦此非朕之敢萌怠念也會典開載郊壇之祀原可遣親王恭代敬億皇祖聖壽六旬以後因步履少艱大祀雖遣官恭代仍於壇門

莊蹻以將誠意今朕幸登拜尚可如常止期省曲節以壹志明禋  
並非號安逸而倦於對越凡天下臣民皆可諒朕本懷卽上帝  
祖宗亦必鑒朕忧惄且不特此也嗣是而至八旬能常如今日  
而不衰亦不敢因年歲屢增於禋祀稍有或軼若蒙 上眷眷佑  
得遂朕之初願至八十五歲歸政惟當始終勿懈以申朕敬 天  
祖之深衷耳著各該衙門敬遵辦理並通諭中外知之尋禮  
部議奏恭遇 大祀阿哥等豫在 壇上東西侍立恭候 皇上  
詣 吳天上帝 列祖 列宗位前各隨 皇上奠帛進俎如儀  
至初獻向係 吴天上帝位前獻爵後 皇上旋讀祝位跪候讀  
祝畢始詣 列祖 列宗位前獻爵今 列祖 列宗位前阿哥  
等分詣獻爵臣等謹酌擬阿哥等候 皇上詣 吴天上帝位前  
獻爵時卽各分詣獻爵亞獻終獻同阿哥等奠獻帛爵畢仍東西